

田 明 建 傳

揭秘 1994 年震惊中外的军队神枪手血洗北京事件

枪才是全世界暴君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



口述：Jackie Ren 作者：祁泰

Email: twy83@protonmail.com

PDF 下载 <https://github.com/twy83/tianmingjian>

谷歌博客: chithai64.blogspot.com

目录 Menu

第 1 章 心死兵王复仇惊中外—————

第 2 章 信阳白骨堆孕红小兵—————

第 3 章 郑州练兵被托办大事—————

第 4 章 西安遇鬼佬始知世界—————

第 5 章 越南赴死破愚忠旧观—————

第 6 章 北京警卫看透恶体制—————

导语：作为 1994 年北京特大枪击案田明建亲历者，我决定在自己苟活人生落幕前，打破 27 年封杀令公布真相，也让田明建沉冤得雪。田短暂一生 30 年，却浓缩了中国亿万人民命运，敢向土皇帝们说不，田才是真男儿！（2021 年 5 月）



各大国际媒体引述中共官方消息报道 9.20 血案

第1章：心死兵王复仇惊中外

1994年9月20日，北京中南海附近发生一桩枪击大案，因妻儿遭计生干部杀害，并看透吃人制度，军中神枪手田明建怒而复仇，独身反抗千名军警，造成伊朗大使馆官员死亡，并被加拿大电视台直播而扬名世界，历经近30年封杀，田却被神化为“中国第1号悍匪”，有诗为证。

枪神颂

百万饿鬼孕红兵，

越战洒血万国恨，

计生断我亿万孙，

平民男儿杀暴君。

老家河南农村的田明建，此前已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这个奔波四方的游子，迷上了老婆孩子炕头热的温暖，他心里想着夫妻团聚，还生个儿子，继承神枪技艺，也在老家延续香火、说话硬气，儿女双全才是真的“好”。

当然，按军规得升至正营级才能办理家眷随军。他那时的人生“小目标”并无赚1个亿这么狂，只有3个——生个儿子、升至正营、家眷随军。

彼时计划生育工作也进入血流成河期，任何人敢生二胎，按一票否决制，提干、调动、授奖全没，部队并不例外。

但1994年9月19日，家里一封紧急电报摧毁了他所有的人生念想，“计生强制流产、玉兰母子双亡”，他顿感眼前一黑，家没了，差点瘫软在地。胎里的男孩没了，贤惠善良的妻子也没了。此时他能想像老家人已经哭干了泪水。

神枪毕竟以心理冷静出名，他很快缓过神来，“媳妇藏在大别山脚舅妈家，从没人知道啊！”不出5秒，团部张政委头像扑面而来，此人私拆信件无人不知，就在3天前田明建被拉去训话了。

“明建，现在抓计生是天天谈、时时讲，你却带头超生，你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嘛，如果不赶紧打掉，俺们年底都得回家种田。给你3天时间搞定”。这政委曾是靠革委会批斗上去的，若非兵王他必是先问候人家老娘，再甩2个耳光了。

也就是上个月，他们营副也这桩事，被老家计生办办了。田明建当时挨骂并没顶嘴，但明白这灾难马上落他头上了。

“俺在为你保家卫国，你却杀俺全家，全是谎言，全是流氓，田某人一定让你们这些血债血还”。他三观崩塌了，米面布什么都被卡死就算了，生个孩子还得像牲口一样被“计划”，强制流产不就是断人子孙嘛。

田驻京多年，每个国家大使馆、中央部委在哪个街哪个巷，眯眼都能背出来，但他家都没了，多年精忠报国，却落得岳飞式家破人亡的下场，只不动声色地盘算着复仇计划，一如他童年对岳飞命运的“初心”。

“方班长，今晚加两个菜，犒赏一下为阅兵辛苦训练的战友们”，田竟还把自己珍藏2年的红酒给抱了出来，枪支管理员当晚喝爽了，田隔三差五地带兵练枪，拿些好话哄了两句，顺利取出了一支81式步枪。而第二天清早，正好有团政委等领导来视察8连出操情况，因为10天后就有建国45周年阅兵任务。

他当晚悄悄把这支81式藏在了观礼台旁边，这种步枪短小，并用布遮住后无人知道，连同他平时私攒的一些子弹，共有200发左右。

次日清晨6点半出早操，清秋早上有些寒意了，随着嘹亮的军号“呼呼”响起，战士们秒速集结完毕，团政委、团长、团参谋4人已在高高的观礼台就位，突然传来“卧倒”2声，战士们条件反射式趴下，4位团领导还站在那纳闷，4发子弹枪声叭叭响起了，10秒内全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了。



美联社当年报道的北京枪战视频

网址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5wLdRj9SvFs> (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才可打开)

军营一下大乱，有些赶紧躲远了，出操士兵并没有枪，大门2名小卫兵根本不敢阻拦，田顺势跑到了军营外的大路上，一辆吉普车靠近了，“快停下，给我开到新华门”，田明建用枪指着司机。

新华门地处中南海，以前是皇亲国戚扎堆处，后成党国最高层头头们大本营，司机刚睡醒来上班，这黑洞洞的枪口并不陌生，5年前就要了成千上万名学生的命。但眼前这个孤胆兵爷面相和善，还作了番“战前训话”，原来这位兵爷被计生干部生生杀死。

这时才7点多钟，不到20分钟即抵达建国门立交桥，司机清醒后发冷汗，闯入新华门那是杀头死罪，吓得要命的司机不知哪来的决心，趁红灯把车方向盘一打撞路边大树上，打算跳车逃跑，田毫不犹豫送了他一粒“花生米”，去你娘的“胆小鬼”。

田不会开车，他赶紧又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听了田的“训话”后，竟还想大呼路人报警，又是个孬种，送司机上路了。

田明建作为帝都御林军教官，其实与《水浒传》那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级别类似，常与各军警特单位联动协防，那几个神枪手同行爱穿什么颜色底裤，他都心里有数，但田从不主动对乡亲们炫耀他的看家本事。既然寻仇，也并不打算为难无辜路人。

离天安门才3公里了，建国门所在的二环，有外交公寓，以及全中国一流的商场、宾馆等。枪声已经惊动了解放军、武警、公安警察等各路人马，小流氓敢来天子脚下撒野，枪手们全闻声全赶来了。

这时正是早上上班高峰，自行车、公交车、小轿车交织，大家一开始没反应起来，但随着鲜血流散始知是真枪实弹。于是逃命潮开始了，车上的人赶紧下车逃命，其余的就腿脚发软躲车上，成百上千万辆车就全横七竖八摆上大街上不动了。

田明建前行的希望落空，赶紧趁着混乱的人群和车辆隐蔽，而警卫3师的特务连，也在一小时后终于吃透田的去向，北京市公安局长，已经命令附近公安干警围猎，另有武警部队也调动了。不一会儿，建国门这附近狭小地头就集中了千名军警。

但田13年兵龄，还上过越南战场，在连队几乎天天摸枪训练，跑得快、打得准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他单手换弹匣，时而半蹲点射，时而卧倒瞄准，但他只打穿“制服狗”，而且几乎枪枪见血。敌手那么密集，要是手榴弹就好了！

附近公安局的治安和交通警察，一年到头都难得实弹打靶一次，平时一把短手枪插腰间，跟阎王爷般指手划脚，欺负几个小百姓和小毛贼还可以，真到了这种枪林弹雨下，都怕得要死，家里还有温暖妻儿等着呢。

突然，一个小轿车后探出个喇叭出来，他想喊话，“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劝你赶紧束手就擒，争取法律宽大处理”，话只开了个头，叭地一声，喇叭掉下去了，人没动了，没人再敢喊话了，其它军警看到知道死神临头。

这场一挑千的枪战大戏，吸引了周边外交公寓的外国记者们，加拿大女记者最快，她赶紧出镜介绍，这种现实版的大型闹市枪战片，而且还在天子脚下，这在中国可还是头一回啊。他们通过高楼摄像头，向全世界直播了这一惊险场景。

当然这枪战很快上报了4公里外的江泽民豪宅，江急令阻止中外记者进入，还关闭了卫星转播。

但这些缺乏训练的千人部队，其实在田明建眼里不过是乌合之众，战斗力还不如他带的三个月新兵连。侦察兵、区公安局防暴队和市公安局刑侦、特警挤在一起，各喊各的明语联络。

特别是警察们大大咧咧地站、蹲在灌木、车门后隐蔽；有的扣住扳机不撒手，带的子弹一下就打光了。田一一精准短点射“招呼”，送这些共产卫道士见了马克思。

而东城区公安局防暴大队警察曹付昆，22岁的小伙子，8个月前部队转业为警察，头戴钢盔的他正在一个大巴车下瞄准田明建，一声巨响后脑浆血满地，人们一看，钢盔前后在7.62mm子弹下各一个大洞。此钢盔现在还躺在北京警察博物馆。

而就在这阵枪战中，乱飞的子弹造成了一些高官和平民伤亡，伊朗大使馆政务参赞尤素福正开车送4个孩子上学，他和他一个儿子中枪死亡，另有2人受伤，满车是血，被众人发现时孩子们吓呆了，哭成了一团。还有一个大型公交车车头玻璃中弹，伤员一个个被抬了出来。

最后，田明建被围困在了雅宝路，子弹打光、中枪倒地，此战打了足足4小时。

枪战共造成伤亡约百人，但当天仅有《北京晚报》获中共官方许可，天大命案却仅有100多字简短消息，坊间传闻该报当天被炒高50倍。大多数北京人却几乎不知道这事，目击者多年后才知道一点事实。

军委副主席张震等人当天开车到现场，只对军委内部请罪表示自己工作没做好。伊朗政府隔日外交抗议，此事上升至既涉军又涉外的超敏感事件，官方严令封锁真相，死伤数字也成国家机密，网上也仅有“因送礼之事怀恨报复部队和社会”短短数行，所有死伤罪责全推到死者身上。

较为可靠的伤亡数字称“受伤30~80人，至少24人死亡，其中含军警11人”。

此后10天，时任总理李鹏在建国45周年国庆讲话中仍心有余悸，“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还有许多问题”。田明建复仇消息传到淮滨县时，县委书记和计生委主任差点瘫倒在地，竟彻夜失眠，从这1000公里距离捡了条命回来。

事后，一大堆干部成替罪羊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何道泉中将，被降为军区副参谋长；卫戍区政委张宝康少将，被调到南京军区任政治部任副主任。田所在的12团在2年后被撤销编制。

为防止类似事件重发，各建制团自此均设立战斗班，每天 24 小时在司令部持枪警戒。而田单手换枪匣的绝技被广泛推开，甚至传到欧美狙击手特训军营中。

但田明建光辉事迹已传开，在海外更有数百万人悼念与分享，直呼“烈士”、“英雄”“牛逼”，有女网友大叹“田明建是妻子的英雄！男人的楷模！这么优秀的军官，逼着人上梁山！”。

但凡在民主国家发生重大杀人案，主要媒体都会 24 小时滚动播出后续，还会有大把慈善基金会来公开探讨对策，以防悲剧重演。党国则每次从不例外——封嘴。

第2章 信阳白骨堆孕红小兵

田明建家世太平凡，祖孙三代在田家族谱上也只写了半页就没词了，和所有农村娃一样老实巴交，说话直接简洁，所有表情都写在脸上，。

但他河南老家却从没记者敢多写两句，“信阳事件”100余万人1960年被活活饿死，其中包括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的父母，但至今没人为此公开反省道歉。村民们每年清明上坟摆祭品，招呼地下亡魂也只能小声。

1964年9月，田明建降生于河南信阳地区淮滨县S生产大队，还没等他学会走路，死伤数千万人的文化大革命，第2年自“五一六通知”始蹂躏全国，离开家乡前，他竟没正经上过一天学。

淮滨县既种水稻又种小麦，因淮河流经而得名，邻县就属安徽省，淮河多年喜怒无常，为保平安减损失，滔天洪水多被开闸灌入淮滨县，乡亲们个个都面老饥瘦，很多人多年后仍体型瘦削，大饥荒时代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大家都想逃出这片大平原吃饱饭，有儿子的竟也想到外地做上门女婿。



“信阳事件”活活饿死了100多万人

他家人口数算本村小户，打他记事起就5口人吃饭，兄、姐、妹各1人，此前有2个哥哥1960年夭折，爸爸在他出生后第二年死去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毫无印象。

爷爷的9个子女中，3个在1960年饿死，面对外出逃难求生的百姓，军区竟在路口带枪阻止并封锁消息。据大人回忆，他那皮包骨头的爸爸，把仅剩的半个馒头喂了田明建这个宝贝儿子后就断气了。

在那个举国喊打喊杀的年代，家里人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，也得去公社下地出工分，妹妹很小就被交给他带着，“娃啊，妈妈仨去大队干农活，恁（你）是男子汉了，在家要好好照顾妹妹”。每晚回家，妈妈总能发现院落干净，见不到一片树叶。

所以他从小懂事早，话不多但勤快体贴，小到针线活，大到修机械，手快脚快。加上长相帅气带些腼腆，少不了被连衣裙妞多看两眼。

他家也因“贫农”的阶级成分占优，耳濡目染地常去开会，村里来插队的上海知青们，那时还有全国各省来的红卫兵，拉着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横幅，人人捧着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传授各种斗争杀敌“经验”，他也耳濡目染中也穿上了那身红小兵服，经常和一群小不点手捧小红书，时而跳忠字舞，时而比赛背诵语录。

当红小兵让他们尝到了“人上人”乐趣，有天来了个13岁黑胖子，他爸在县里中学当校长，告诉他们村那10多个红小兵，说要开始行动了，要去地主婆家抄家。这地主婆是60多岁李老太，她家和别人家一样破败，有个女儿在县里酒厂当职工。

一群红小兵就冲进去要求李老太家，每个小孩还站在她家桌子上，高高在上地大吼“地主婆，赶紧交代你家藏着的地契账本，否则关牛棚”，那时白天大人都在外，她女儿中午回家，还得请求“我可以给地主婆煮饭了吗？”，红小兵们从此更爱出去吹牛管事。

那年秋天搞农业学大寨运动，他们听完山西大寨舍命保萝卜故事后，个个依例山呼万岁。几天后所有人到村北水库三十米高坡地拔萝卜，突然有人大喊“不好”，一小红领巾滚到山脚去了。等大家找到他时，他满身被刺扎出血，抱着个萝卜有所无力地说了句，“没事，这是红小兵的光荣使命”，从此却落得小腿一瘸一拐。可他昨日还活蹦乱跳，他们同年龄的红小兵，都吓得默不作声数天之久。

S大队里当时有2个下放插队的上海知青，常晚上吹着小口琴逗他玩，阿尔巴尼亚《地拉那一北京》，朝鲜《卖花姑娘》一遍遍回收，这竟然成了他的启蒙开端，便把读书当成了一件休闲趣事。

俩知青也认真培养这根小苗，在那些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他学得很快，14岁时竟认识了两三千字，还顺便读了《说岳全传》《杨家将》这种小人书，每个情节竟能倒背如流。

在他长到一米三高那年夏天，暴雨罕见连下三天三夜，水库涨得差点溃坝，幸好第4天停雨了。但隔2日，邻市驻马店突然来了三百号饥民，他们见状后赶紧报大人们。后从驻马店做护士的姨妈那得知，几万人被冲走，有些公社几百号人全没了。这事即为河南“75·8”水库溃坝事件，据称死亡20多万人。

天灾人祸交织，红小兵们却闹得正欢，某年发现了两件目瞪口呆的事，队长黑胖子从红小兵队伍里消失了1周，大伙很好奇，晚上去他家蹲点，发现他家亮着微弱的煤油灯，有哭泣声不断传来。

后从大人那里问到，黑胖子带着大家四处斗阶级敌人时，他爸被师生打成“阶级敌人”，后来竟在淮河边竟被木棍打死，被全校分着煮食了。妈妈也还被关在牛棚中，黑胖子在家与奄奄一息的奶奶相依为命。

大家听后崩溃了，今天斗别人，明天被人批，一个个家庭消失，打打杀杀何时了，黑胖子家的事自己怎能幸免？被批者和大家生在同村，也并没满面青牙，罗织罪名的证据，哪个不是瞎编的？红小兵们从此散伙。

田明建更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他从俩知青那了解到了英国人谋财害命导致林则徐禁鸦片之事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鸡背上被苏联侵占失去的外蒙古，及台湾从北京“盗取”的中华一流文物。在公社那种“雄鸡”图上，常半夜饿醒的小兵哥常有马革裹尸的愤慨。

在爱国这件事上，欧美人喜欢“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乡”，中国人可都“有国才有家”，有天俩知青老师有意考他，

“岳飞爱国吗？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田不假思考答，“岳飞和杨家将都武艺高强并精忠报国，但太蠢了，只知道愚忠，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，起兵反抗赵家人才能真正保家卫国”！



爱国者怒反赵家·忠君者身首异处

天天批斗连庄稼都不收的荒唐岁月，折腾了十年后终于分田到户，村里也出了个万元户大胖子了。但河南这个古老封闭的内陆省，人心似乎千年未变，农村的书记和会计们，全是任家人，家里8兄弟，像土皇帝一样，一当就20多年，谁空手办事必遭白眼，多年收支从来就是糊涂账，盈亏从来无人说清。

任家人大字不识一箩筐，凭着任姓族亲人多势众，各种阴招整人来“稳坐江山”，村民们敢怒不敢言。但那个年代大家都穷得比较平均，面朝黄土背朝天忙活整年，上交后的剩不了一年余粮，还是手提式老煤油灯！

田却在混乱年代顽强地活着，下淮河抓鱼、上树掏鸟窝、夜里偷西瓜等，这些“坏事”一样没少干过。到了17岁时，文，他已能认字三四千，基本掌握了中国历史文化常识；武，弹弓打鸟打鱼常次次必赢。

1978年，上海知青们留下那把口琴给他后，就“逃难”般地高兴回城去了，“明建，你要想办法考大学，长大后如果来上海，记得来找俺们一起玩啊”。

文革打乱了好几代人的人生轨迹，好在改革开放的文件也下发基层了，这场人祸死伤程度不亚于抗日战争，报上看到抓了三五人坐牢外，人们很快竟好了伤痛忘了痛。但在这场3000多个日夜的反复内斗中，人性变得捉摸不测，田一直想解开这些童年心结。

他也长大了，得找个正经事干了，学刻木雕、吹唢呐之类的手艺似乎都不合他意，出外做生意又没本钱，最后还是铁路上退休还乡的田家堂伯开口了，“听伯的，去当兵管吃管住包分工，还能考军校转业复员，吃国家粮才有出息”。

田明建并没有钟跃民出生军队大院那般背景，人生可以各种任性浪漫，政审查了3代后，本乡17岁那年通过了征兵体检。

田明建户籍从此“农转非”，鲤鱼跳了龙门，离家前，来到淮河边的乌龙集拍全家福，田发誓“妈妈交给你们照顾，我一定会努力让田家都过上好日子”。

第3章 郑州练兵被托办大事

(1)

不像现在年轻人故意纹身逃兵役，80年代初，还没什么靠谱的打工机会，许多父母特别是农村的，愿意送孩子当兵混饭吃，好比明清的穷苦人家，送去当太监也是图混个编制吃上口饱饭。

田并非肌肉男，但那年代也是矮子里面拔将军，竟进了王牌军队54集团军，常驻省城郑州市郊。营部驻地附近仅有麦田遍布的几条小村，出口有一两个摆摊卖小吃的。

营部正缺个兼文书的通讯兵，这个颇有文艺气息的小红兵，被营长“特旨”把他从新兵连抓来，正当新兵连兄弟羡慕着他的活儿轻巧时，却连连惹领导问候爹娘，“你个蠢货，这点小事都搞砸”，

有个同为信阳的兵油子蒋超，投来同情的眼光，“小兄弟，你做事不懒，读书不少，但不咋会做人、会说话”。

“哦”，田明建似懂非懂应答，但没敢再在这些大哥们面前追问。“做人”就跟道士们的阴阳八卦、太极气功一样高深神秘，在中国可是门高深学问，虽从没正经上过台面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行，田满是弯钩状问号。

但没等一个月，田却从营部的通讯录中被勾除了，重回新兵连常规训练。临别前，那老乡送来4个钢笔字，“嘴甜服从”。他把小田拉到一旁解释，

“部队不需要独立思考的，要的首先是绝对服从，眼里有活、手脚勤快才能在部队有前途，记住哈”。

通讯兵其实就是营长家打杂的，看起来活儿轻巧，但事务繁多，更得处事圆滑世故，为营长挡住各种破事，笑迎各路贵人，乡下娃虽手脚勤快，却吃亏在不懂城里花哨的话题，不会哄领导开心。

新兵连都有3个月磨炼期，要过身体到心理双重关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体能军事训练，还得干不得台面的脏活，给老兵洗衣服和送烟酒，集体受罚也家常便饭，虽部队规定不得虐待新兵，但这类事却从来没人管，也不会登上媒体！

虽落后了别人1个月，但对这个昔日的红小兵而言，他站得笔挺，很快就在队列军姿、擒拿格斗、长短跑步、实弹打靶等训练中迎头赶上。

当年年底全团新兵比武竞赛中，团长来观摩射击，“叭叭叭”枪响完毕后，发现大多数弹孔在红心之外三环外分布，有些连靶子都没打中。“你们这届都他妈的饭桶”，团长边骂边手指这些稚嫩面孔。

突然眼前一亮，不远处有个靶子竟然全分布在红心附近一两环，他很惊讶，回头向这个新兵弹子行了注目礼，拳头握紧，轻轻打在他胸上，“你小子有种”，文革后这几年，新兵这种成绩很稀罕！他当着百来号人面，向连长训话，“这个兵你得给我好好带，以后对外行动用得上”。

田果然不负众望，“恭喜54军某部战士田明建获得射击能手称号”，第2年全军射击大比武中，田明建在部队手枪、步枪、冲锋枪综合比赛中十发十中，荣登军报《战友报》，捧回了奖牌。

这个来当面采访他的记者，“田明建同志，祝贺你此次取得优异成绩，请问你射击秘诀是什么？有什么获奖感言”。

田露出憨厚一笑，在一张白纸板上亮出8个毛笔字——目标明确、熟能生巧，平静答道，“首先要感谢首长的栽培与支持。我只是一个凡人，世间所谓天才，也不过是1%的天分加上99%的努力。这好比学生考试一样，多做习题才能考上理想大学”。

老乡蒋超正好在旁边，补充道“田明建以前只在公社民兵那摸过一次枪而已。但从小擅长弹弓打鱼，能盯着目标不眨眼达2分钟”。

记者写好的新闻里，把田胡吹了一番，但他和战友切磋时早得出结论，部队训练环境都是“假”的，若在战场复杂条件下，根本不可能来得及瞄准，必须举枪秒速射击，神枪手也不一定好使。

捧红了田明建个人，领导们脸上有光、手上多金，出去喝酒打牌更牛气。至于新闻背后的事实，鬼才管呢！党报上满是“亩产粮食13万斤”、“一个萝卜千斤重”都可以有。

当然没等他开口，团员、党员证不久就到手了。第2年即1982年，他18岁，一个从没人听说过的“计划生育”据说升为了国策。

(2)

军营生活其实很简单又枯燥，田去了一个月就看明白了，被子全得豆腐块，睡前帽子、书籍都堆放整齐划一。那时士兵每半年才能回家1次，每周休息1天半，清早6点半起床，1~3点午休，晚上10点睡下，不能谈恋爱。那时还没电视机，想家了就只得写信，跨省的短则1周才能收到，田每半个月写一次信。

战友们平时靠书法、绘画、唱歌等爱好来打发时间，因邓小平喜好的关系，打牌则成了最能增进战友情谊的方式。

田偶尔也打打牌，唱唱歌，也搞宿舍卧谈会，但他更爱从电波寻找激情，因为那能让他听到万里外的故事和知识，在这年纪他对外面世界充满幻想和好奇，也想把年轻时遇到的那些社会大问题，找个不同的声音来交换一下，刚从文革禁锢和穷困中走出来，“解放思想”口号如此响亮。

但他从小也深知收听“敌台”厉害，要坐好些年牢的，团里每年都有指导员来强调。比如跟北京关系恶劣的苏联、越南和台湾，就坚决不能听。

多次对比后，他发现美国之音和法广比较靠谱，除了英语学习栏目，还介绍各种生活知识，时事讨论也仿佛几个街坊邻居拉家常式的亲切。但他每次收听都戴上耳机，别人一问，就答在学英语。

后来他还很老实地汇报了，说打算听美国之音学英语，请求是否要办理专门的收听证，团里批复“他们大使馆都来了，法不禁止则可做，苏越台以外都可以听”。但这俩外台有时也打点擦边球，某天却飘来了颠覆三观的声波。



“国军在孟良崮战役的大败，归于对下流的中共太手软”，田某天翻身起来，发现四周无人，调低音量继续听，他当然很清楚 1947 年这场山东大决战，国军 5 大王牌师之一的 74 师竟被全歼，小米加步枪的取胜秘诀却从没人说道。

电台还在讲，“此役实为共军反人道手法取胜，数百名女人被脱掉衣服，被驱赶到国军枪口下，后面还有 1 批老人 1 批小孩各数百人，国军几十万人，配备各种精良的先进轻重武器，战士们却都下不了手，而被冲上来的共军攻陷，但这些妇女、老人和小孩却成了枪下鬼”。声波里的嘉宾来路不明，但口气似乎不容辩驳。

“啊，有这么下流无耻？”他感觉耳朵要爆炸了，却又知道问题的严重性。但生于公社时代的他，亲眼看到了那些说真话者惨状，部队更不存在“有商有量”，社会议题特别是历史疑问，他往往烂在肚里也不在部队提起。

他趁回老家探亲，便去请教了这个从曾参加过这一战的老兵，他从云南农场退休返乡了，但老人脸色紧张、支支吾吾，告诉田明建少问这些。田父辈都恐惧态度，回应下一代对历史的提问。

他那正读高中的妹妹，悄悄地告诉他，“哥，我们学校有个说话直的年轻老师，写信到北京建议，说邓小平都快成皇帝了，他让位给年轻人。就被抓走了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来”，田明建似乎懂了些什么！

看电影也是士兵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，那时有部反映美国“巴顿将军”二战故事的译制片，席卷中国各地。美国大兵们一出场，就有洋气的钢盔护头和多彩军装，大概是英雄惜英雄吧，田明建迷上了这个有血性的蓝眼睛军人。

“田明建，看你那起劲的样，你还真以为你成巴顿将军了”

他不服气地反击，“巴顿可是个足智多谋的活诸葛，嘴硬心软却关爱士兵，当这样的将军，上下齐心，还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，才能世界无敌。不想当巴顿的不是好士兵，你们都还这么年轻，大家都可以当巴顿啊！”

“你小子没背景没关系，你做梦吧！”旁边的通讯兵小劳鄙夷道，他俩曾是营部一个月的同事，他那万元户的老爸，在温州海上做外贸，

“小劳，现在外边反腐败反官倒呼声响如雷，党和政府正在天天喊整风，会向工农阶层开放平等机会，走着瞧，我要靠真本事上做给你看，我们村二二十岁青年，正公开呼吁老村长们让位给新人，时代变了！”

社会现实总让人卑微沮丧、颠覆三观，田明建仍年轻气盛也很稚嫩单纯，让田家出人头地，他要趁年轻搏一搏！

(3)

文艺于田来说，像精神鸦片，虽没能给这个神枪手带来真金白银，却令在军营粉丝多多，逢年过节总少不了他总有出场，生活常有挫折却仍充满奔头，也铸造了他的超常冷静性格。

这样的优质男放在何时何地都稀有啊，团部女文书小芳常主动给他带书带吃的，某天当面拉着他的手，“明建，听我的，你留下来转士官吧，我家会帮你的”。

原来这妞老爸在邻市当旅长，田有着农村人高冷的自卑感，在那个年代相亲一次就定终生的纯真年代，他却把爱情当成了冰山雪莲那般圣洁，在还没把握前，谈婚论嫁大事，他既不说是、也不说不。

第3年底，他毫无悬念地在郑州转士官。留下才1年，就在他为爱情摇摆不定时，却被北京一首长看中，“你这样的兵王我们要了，但我们这里得有学历，先去西安军校读2年书吧！”

就这样，他的人事档案进了全国王牌部队——北京警卫3师12团，人也到了西安军校。与小劳的恋情只得无疾而终。

话说警卫3师是由粟裕大将旗下华野70师发展出来，曾是毛主席1950年代“钦点”的御林军，田明建部队营房还关押过“四人帮”。

提干代表着他身份由“民”转“官”，他返乡时感受到了十里八乡人的热情，县和乡武装部的老远开车来迎接了，乡长还在路口拉起了大横幅，“热烈庆祝我乡神枪手田明建入选北京王牌师”。

村里那几个任姓村官世家，也忙着送礼恭喜，妇女主任也上门来热心介绍长相好的姑娘。

“小田，汪家有个俊俏的姑娘，才18岁，待字闺中，你哪天有空的话，霞姐陪你去瞅瞅，只要你点个头，这事准成”，

曾仗势欺负田母的蒋家人，也上门送来了3坛乌龙酒，“田兄弟，以前有所亏待，还请多多担待”。这情形与范进中举后所享受的待遇，全无半点差异。

还有熟悉的乡亲们亲友们，让他讲两句，来个单手臂砖之类表演，也赞助修学校修路架桥。一夜之间，省政府貌似是他家开的一样，让帮民办教师转正、提高退伍军人抚恤金、子女异地求学也围了过来。

他一一推脱，邻居们第二天来串门，发现田家小院柴草堆放整齐、焕然一新，鸡粪树叶全没了，田明建成了村里女人们唠叨的榜样，“别一到家就躺尸啥也不管，你看田家二少爷，出门发达了也没忘本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也没像蒋家万元户，动不动打骂结发妻子，还外面暗中一堆不三不四的妖精”。

第4章 西安遇鬼佬始知世界

1985年那次回家探亲后，他便入读西安军校3年制特训班了，按常规，成绩及格后便可授少尉军衔，同学来自全国各省、各军区，偶尔还能碰到几个亚非拉留学生。太好了，这里有更多自由的新鲜空气了！

回想这4年部队生活，田明建竟感到和监狱一样，等级制度森严，领导把下属当私产一样控制，不少干部还爱私自拆信监听！但贫寒的农村娃，不当兵又能干啥？老家的亲友们泥巴里摸爬滚打一整年，交完公粮后也剩不了什么！能上军校已经得知足了！

这军校位于西安南边，对面就是看破红尘侠士的圣地——终南山，省城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，整个大西北最重要城市，本身就是一座大学校。

就像澳洲摄影组1989年首次深入中国军营录制的那样，当时全中国满大街都是灰、黑、蓝，上班族一般骑自行车。军校生也跟新兵连有类似的体能训练，所不同的是，这个军校还要学习文化知识，思想政治占了20%，还修英语、音乐和书法。

1980年代是诗歌黄金年代，他们诗歌社某天来了个毛绒绒的光头鬼佬，脸上收拾得很干净，手腕戴一个大手表，在一群黄皮肤穷学生中很耀眼。

田觉得这个毛绒绒的“大猩猩”就想笑，酝酿了一下，“Hello，你好，我名叫吉姆（Jim），我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”，没想到“大猩猩”竟先开腔了，还主动作出握手姿势。

田还在绞尽脑汁找词，嘴里挤出一句不土不洋的“哈罗，How are you 就熄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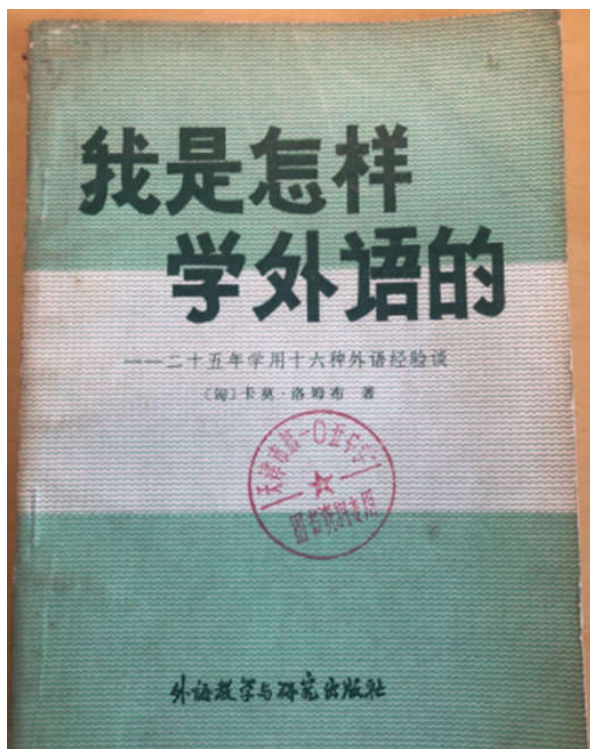
这句话每天都要跟英语教官打招呼用，虽然每周都在电教室上英语课，但那都是假环境，所谓英语高手不过是“做题家”，遇到活鬼佬却往往像僵尸一样不动。

吉姆天性好动，有着非洲土著特有的活泼热情，还会打鼓，走到哪儿都能吸引路人。尼国官方语言是英语，1970年和其他几十个非洲小国一道，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。他是某个部长的大儿子，曾去过美国留学，但他觉得尼国现有状况更接近中国，便又送来功夫之乡学中文学军事。

学了那么多外语，这次总算抓了个活的来练手，这个大胆的兵王暗喜。两人就这样熟悉了，吉姆发现田也有文艺细胞，两人吹口琴练打鼓，于是便引为同伴。“吉姆，学外语

要花很多时间，你反正要学中文，我也想学好英语，我们来个语言交换，大家都互免学费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呢，没有问题！”



田还慕名借来《我是怎样学外语》，学学匈牙利女翻译家 16 种外语经验，作者在防空洞那恶劣条件下学俄语，那我现在学英语不方便得了？而且外语经验不就是他打靶的“熟能生巧”吗，马克思常说，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。

田为此花了 10 天工资，买了一本中英袖珍小词典，上面写满了各种灵感，他走到哪里带哪里。

有次周日，田拉着诗歌研习社小宋、吉姆去参观阿房宫遗址，此时已经荒地一片，吉姆硬是没看出个明堂出来，但田宋两人开始照着杜牧《阿房宫赋》大叹，

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覆压三百余里，隔离天日。骊山北构而西折，直走咸阳。”

田接着朗诵，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。戍卒叫，函谷举，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……

延续千年的中文和中华文化，往往太古老而难以理解，“田，你们在读什么诗，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嘛”。

“吉姆，这是中国第1个封建皇帝豪宅，他凶狠地奴役百姓，没过2代就被人民推翻了，这首古诗就是批判秦朝”。吉姆若有所思地点头，但中国复杂悠久的恩怨，外国人一般难以明了。

吉姆是个典型的直肠子，喜欢哪个女生就直接当众夸赞“好漂亮啊”，中国大街上很难见到情侣牵手同行，他也很疑惑。

田明建与吉姆性格类似，自此引为跨国知己，经常聚会切磋，鸡毛小事与家国大事，俩人中英夹杂，外人也插不上话。

“田，美国新兵训练子弹数是你们起码10倍，他们不流行狙击比赛，按实战环境海量子弹扫射。但我听说了你的射击成绩，你已经非常努力出色，如果你出生在美国，肯定能当将军，一年几万美元收入没问题的，会过得很酷，是你们中国军人几十倍，冰箱、彩电、豪宅早就有了”。

那时田的月工资才15元钱，当时每斤猪肉1.3元。



近 500 年来海陆自我封闭的大帝国对外凶残、对外溃败

“真的吗？那你知道美国军人们退伍后待遇么？”

“他们福利很多，每个月继续领补贴，在买房贷款、上大学、看病等都有优惠，有些还可以分到一块土地”。同是当兵，“万恶”的资本主义有这么好？田总能吉姆那听来很多有趣故事。

有次吉姆从包里掏出一个照相机递到他手上，“亲爱的田，你应该想办法出去看看，你们中国原来的小徒弟日本，100年前就实行全民九年义务教育了，1960年代就普及了冰箱、电视机、洗衣机三大件，全世界人都在流行学日语呢，你看这照样效果。”田点点头，但那时全乡都没人有护照呀。

“超英超美”喊了那么多年，中国人此时还勉强吃上了饭，英美竟这么发达了！游泳逃到英属香港、温州人海上走私美国、日本货的事，也不时通过媒体和熟人传到他耳朵。

他每次站在校门墙上巨大的世界地图前，想起家乡饿死人的一幕幕，他就痛心，就抱持着鲁迅那代人一样抱负，拯救自己复兴国家，他暗想，我们地大物博、人口最多，为何近200年处处挨打受难，至今未停。

这些社会实际问题，讲台上那些老师只会照本宣科，“我们应辩证看待，中国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”，以此堵住学生嘴巴的万能挡箭牌。

“吉姆，你说说看，为何美国那么富强，而中国却没有”？

“你们中国太自我封闭了，陆地上建了几千公里长城，海洋上也封锁跨国贸易，还骂外国人为鬼佬。听说还有中国女人绑小脚也有几百年了，出去走路都走不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尼国人就不会，人家强就学习人家嘛，这样你才能发达。泰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你们亚洲的榜样啊”！

田沉默不语，是啊，中国人一直看不起外国人，骨子里以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，几千年都没变化，1840年被英国人枪炮踩在脚上了，还死不肯改。后来，不说电灯电气这些现代化的东西，连洋火（火柴）都要外国进口。

“现在表面上给我们好吃好喝，明年各种检查，实际又像被盗贼一样防着”。说罢，吉姆拿出照相机给他看底片，那上面有一大堆外国人体检和工作证明材料。



那时“南泥湾”到处传唱，军报上常宣传学习南泥湾精神，还让吃红薯叶粥来忆苦思甜，身为党员的他，一直很好奇南泥湾到底是啥玩意。正好思想政治教官布置了“学习红军延安精神”的写作题，他一查资料又发现了不能说的秘密。

有次在省图书馆里，他看到一本党的《1948年西北财经情况及当前问题》，研究了一下午，竟发现一个惊人事实，党长征后，原来一直靠走私鸦片为生，60%~80%收入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“特货”贸易。

“鲜花开满山”的南泥湾，竟遍地鲜艳的罂粟花。禁毒英雄林则徐、满大街禁毒大标语“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”、自己当红小兵那回批斗的“大烟贩子”贺龙元帅，全部袭上心头，无风不起浪啊！

加上此前孟良崮战役那个“秘密”，他心想，这和黑帮分子有区别么？他从小就记着岳飞这一千年遗恨，文革当红小兵那回，上至国家主席、下至淮河渔民，今天被戴高帽游街“现行反革命”，明天却被红头文件赞“开国功臣”、“最美奋斗者”。在封闭的军里，田却自我独立意识开始苏醒了。

第5章 越南赴死破愚忠旧观

田转眼已是血气方刚的男儿了，除了生活费外，他的工资全寄给妈妈管着，家信逐渐开始催婚了。

“儿啊，你好好读书，别担心家里，妈一切都很好，只是想抱孙儿了，妈给算过了，你的钱妈分文没动，够娶媳妇了，全家人都盼着你找对象了，你嫂子都快要生2胎了”。

田想着有些激动，但他还觉得男女之事可以再缓缓，他打算响应号召晚婚晚育，多看看这个世界。虽然北方苏联相安无事，但国境之南却还不时有枪炮声。

某天，他从军报上读到《越方又越境埋雷炸死炸伤我边防战士》，他是优秀射击能手，又是士兵提干，这些年全由国家养着，于情于理都可能随时出征沙场。对越南还击战虽在大部撤回，但我军仍在云南老山派驻重兵，各军区轮流来此实战演练。

果然，北京师部很快来函，命令他火速上前线，发挥射击特长，在云南老山与天津警备区及27军战友共组侦察大队。和吉姆互赠照片后，他随军踏上奔赴云南前线的火车。

到了云南文山县军营临战训练前，师长还立马进行了战前训话，“和平年代要珍惜实战机会，要学会敢打仗、打胜仗。经1984年炮战后，越南侵略者只留驻团级少量部队，但同志们万不可掉以轻心，晚上睡觉如果睡过了头，恐怕要到对岸做压寨夫君了哦”。战士们大笑。

然后是集体看新出的越战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年轻战士个个都以梁三喜和靳开来为榜样。当晚，还有中央文工团美女歌手献唱《血染的风采》，数千男儿摩拳擦掌、哭成泪人。



除了学习“缴枪不杀”等十句越南语战场喊话手册，战友们纷纷合照留恋，也各自写好了遗书。

“妈，儿明天就要上战场了，子弹是不长眼睛的，如果这次儿不幸牺牲，请把骨灰撒到淮河乌龙集，儿要一直守护你，来世再报你恩情。这一生进部队上军校，也出来看了一些世界，比起那些活活饿死的父老乡亲，我已经知足了”。

田当面说不来这些深情的话，但他绝对是孝子，每个月15元工资，除了买书外，月月12元寄回老妈，他哥13岁就和妈承担养家责任，田很愧疚，他想把回报转移到哥的下一代，他还在信里关心侄女的成绩，回家探亲少不了买一些糖果和小人书让她看。

田明建因军事素质高，在这群兵王中成了侦察大队副队长，常前往老山高地，守候雷达仪，防止敌人夜间偷袭。一般也不轻易出击，因为边境布满了双方各种规格、各个年代埋设的地雷。

这里热带山区旱蚂蟥咬得人钻心痛，有个月圆十年的晚上，战士们在高地哨所站岗时，突然一发炮弹落到山边，紧接着几十发子弹响起，离他们住处仅十米，田明建和另一河北战友，5分钟前还在那儿吸烟闲聊。

但没十分钟，只听到对面阵地数声炮弹巨响，各战友们顿时欢呼。原来敌人这一暗火也暴露了位置，并被雷达捕捉到，田明建立即率部快速扫射还击。

平时看战争电影觉得过瘾，但真上战场亲临肠肚打破，痛哭至休克情景，人们却可能更愿意当逃兵，分秒间见生离死别，死者却可能在你上铺已睡了几年，或上一秒还教你水下抓鱼！

没人喜欢战争，但却时常被迫打仗，人类社会真是奇怪，中越之间更是让人琢磨不透。中越两党两国同志加兄弟关系好几十年，毛主席还说中国是越南牢靠的大后方，为何说打就打起来了？

战友们有次蹲在战壕胡扯，“小田，如果我半身伤残，后半生要躺在床上度过，你可不要手软，直接一枪毙了我，也不连累人照顾，不占有国家资源”。

“你以为你是小日本鬼子！傻子，为国家挺身而出，缺胳膊少腿了，当然得依靠人民养着”。

田明建倡议，“我们来个君子约定，就当拜把子兄弟，如果谁受伤了，其它战友就帮忙照顾家庭，每年看望一次，如果谁光荣了，大家就捐3个月工资”。大家都齐声叫好。

为了解决官兵们战场倦怠情绪，战士们轮流在文山州休息，有次他去团部寄信，发现那里竟能搞来钱都买不到的中华烟、茅台、红酒，干事们则七嘴八舌地私下议论，

“成都军区李副司令夫人，多个电话打到军里让调到文山城内，到时他儿子在后方既安全又能拿军功。算盘打得太绝了。”

“可怜的就是农村兵了，脏活累活全顶着，冲在最前线流血牺牲，死了一张纸就打发了，家属们哭死，得不到什么好处，谁不是忍娘胎生下来的。我们村一个老红军，耳朵被炮弹振聋了，民政局一点抚恤都没有，长年在捡破铜烂铁。这种糟心例子还挺多”。

“是啊，电影里如果也能信，那军人待遇也得提高十倍才行”。

一年的老山轮战期结束，他个人和侦察大队分别立了个3等功，少尉升至中尉。田本人无事，但友部略有死伤，他们离开云南前，还到山下的文山州和昆明市看望伤员，还对缺胳膊少腿的十来个战友捐款帮助。

就在驻前线仅1个月时，却收到一封家信，“你姐生第二个孩子被计生干部扒了房子，抢走了家具”。他捧着勋章光荣急切返乡探亲，看到姐家里一片狼藉。

“我要灭了你们这伙强盗，做着让百姓断子绝孙的勾当，简直比越南鬼子还可恶，比日本鬼子还坏，我们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，家人却在后方被恶魔欺负”，他平素冷静坚忍，并不代表着好欺负，他气得青筋暴露只恨手上没枪。

中国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家庭形态，男人为主要劳动力，农村几乎有不成文做法，谁家兄弟多谁家就当村长。河南属于中原地区，传统思想更深厚。

那时又没B超，哪怕没钱吃饭，生了男孩才甘心，超生游击队成了那个年代常见风景线。而计生政策到了乡镇，有钱的还是会变着法儿生，结果计生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生财工具。

但他不久发现，刮进几亿个子宫的计生风暴，不仅没停止，反而全面开花，每年都有几个团营连干部。因老婆多生1胎，被勒令降职或被转业了。但多数有钱有权人，想生照样生，家里坐三四个孩子也不嫌多。

第6章 北京警卫看透恶体制

(1)

田明建到北京通州的警卫3师时，才二十四五岁，却经过军校和战火的双重淬炼，他成了万里挑一的神枪手，他看透了生死，深知了人性，犹如终南山下的那些修行者通透，但这个稍内向的汉子，觉得忍忍就过去了，或者暗中不配合。

说话但团政委却在考核后似乎有些许察觉，提醒“要提高政治素质”。

田到12团8连先带新兵，他平时话不多，快人快语。有2个精壮点的有些不服气，原来其中一人少林学过武，能徒手劈砖，一个是体育生，拿过市中学生短跑冠军，100多号人来看热闹。结果3公里快跑、俯卧撑、引体向上、扳手腕，新兵输得老实听话。

田从学员转到教员，也常接济新兵们。

有次训练中，他发现一新兵脸上毫无笑容“周小亮，你精神不好，家里出事了？有困难就直说嘛”。

训练休息时，周小亮过来单独诉说，“家里老母亲最近摔成骨折，正得动手术，他要存4个月工资才够钱”

“我这有2个月工资，你先拿去吧！”小周感动得泪花满面。

“那我补个借条先吧”，

“不用啦”。

田性格耿直，但却也得罪了同僚——新来的连指导员康红卫。

党支部建在连队上，康红卫负责的就是全连的政治思想工作，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，实比田明建大半级。

这个比他晚来半年的指导员，一副公子哥吊儿郎当样，成天背着个日本单反相机拍照，要不就常待在连队宿舍睡觉，全没军人威严的仪容，似乎是来体验生活的。

某天他去团部汇报，干事们在私下议论，

“你们知道吗，8连连长本来可进中央警卫团的，但爱发牢骚被撸了，被发配来了我们这里。”田听得很仔细，但有些干事还不认识他，

“说到8连，他们那个指导员，老爸在38军当副军长，他这次只是来混资历，听说一年后就会被调到军委当秘书。这下可苦了他们连队其它领导们”。

田不动声色，但拳头紧了。团部那些文职，有几个不是走送礼走后门进来的，如果说政府官员腐败，那军队就是几个将军们的私人王国。

他们驻地离天安门才二三十公里，虽然没资格进入中南海这种最高领导人驻地，但田却常率连队“奉旨”外围巡防，比如外国领导人来访、外省人员进京上访、节假日各大路口警戒、军政大佬出游、各机关院校国防教育、重要物资押运等。

有次押送一名要犯更换监狱，女犯人非常眼熟，在铁窗外就大吼“我要见小平，我要见党中央”，对士兵戴手铐也很顺从，见没人搭理才安静下来，出监狱前后却一直低头一针一线，认真地做布娃娃。

田明建很快反应出来，这不是江青么，曾经的第一夫人，多威风啊，十多年前到处大字报整人，华国锋和邓小平上台，如今却审得疯疯癫癫。这些年，多少党政干部和知识精英看破社会，全家移民半个地球外的美加澳。

穷怕了的中国人，到了1980年代，虽报上天天喊着改革开放，平民百姓拿不到项目也贷不到款，实际成了那几个高干家庭的家事，全社会都在下海经商或出国跑路，人人争当万元户。他的工作如此特殊，其社会洞察力不亚于任何京报资深记者。

当然民间骂这种贪腐官倒的呼声日益高涨，夹杂着东欧苏联的独立呼声，中国也迎来了1989年自由民主运动。

那年，除了北京学生外，全国各地的大中院校师生、军人、工人，都在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请愿抗议，田明建不少同乡亲友也积极参与，淮滨县那十多万饿死鬼太冤了，一直没给百姓一个说法啊，现在得建言献策为国分忧呐！田当然高兴，写信回家也更勤了。

田明建已敏感地预知结局，但又无力阻止，提前5天告别病住院去了，枪声在6月4日响起。田所在的12团，事后有多人加官升职。田则保留副连长的原职位不动。

此事多年后，田都在自问“手无寸铁和颜悦色的说两句，就遭枪杀命运，我们军人到底为谁而战，这到底是谁的国家？”。

当勇敢的反抗者被屠杀后，整体社会鸦雀无声、一心向钱，而部队手握人人都怕的枪炮，垄断了商业江湖，领导们捞钱更无所忌惮。



稚嫩青年端枪为万民福祉而暴君私利而战？

全师仿佛成了一个集团公司，田不过是个分公司的部门经理。但待遇却不过是依然领着每月 15 元的死工资。营团师长们收了多少好处，他没伸手进领导们口袋摸过，但说话的口气，烟酒车的配置，基本可判断他们几乎全私吞了，战士们不过是他们任劳任怨、老了就扔了的骡子。

如果说政府黑，那军队简直就是黑窝。士兵要留下，必须要送礼，要转业好单位，红包必须大。他那在老家县委的李叔，给他传授过中国官场秘诀，

李叔坦言，“明建你太实诚，一切存在皆合理，做人只要顺应自然规律，好与坏、美与丑、善与恶皆存在”。

“但我不会包容邪恶，我会指出来，且会抗争，不能因为它存在却无视”。

“在我看来，你是固执，把自己当成一低级动物就是最高的生存法则。顺应自然和变化，自然当然有弱肉强食，人本身就是动物，何必证明自己还是个高级动物，如今你再和我探讨，在我看来你没活明白，肤浅了”！

但这不就是“嘴甜服从”么？他刚当兵时收到的4字教训。更直白点，把自己当奴才、猪狗！

(2)

田那年回家，他在妈催促下相亲，并与邻村民办教师玉兰成婚，玉兰忙了学校还回家养鸡养猪，侍奉田母也任劳任怨，老婆孩子炕头热，田又感到人生满是干劲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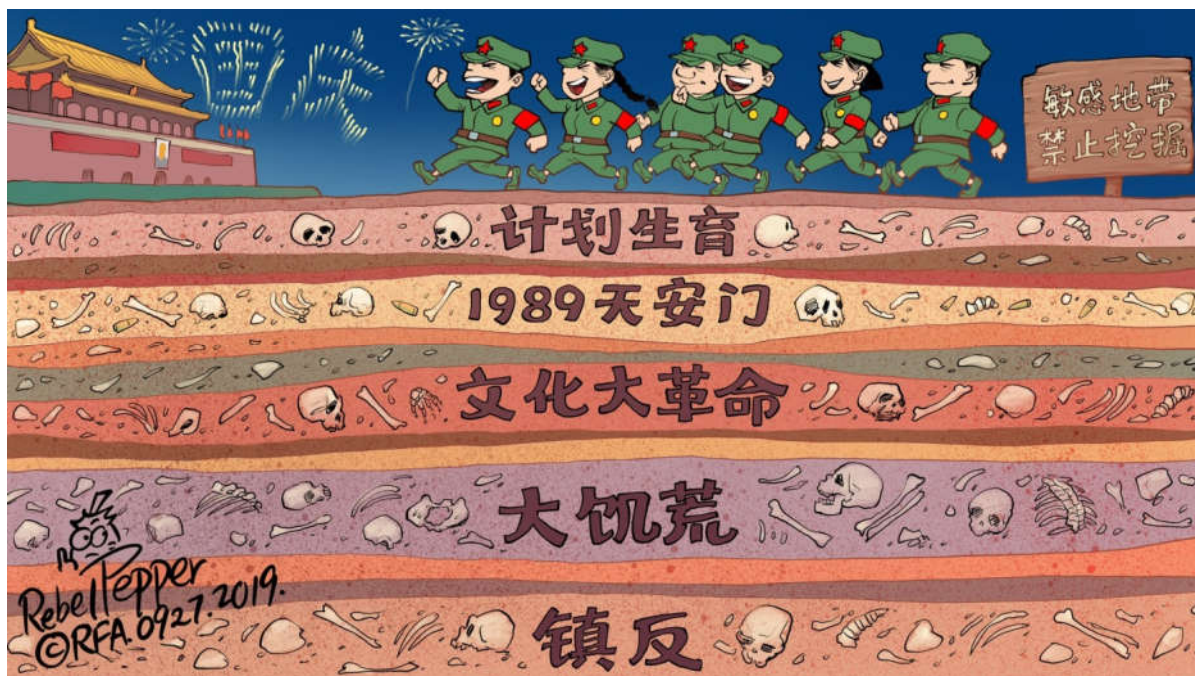
正值壮年生育期的田家小两口，惊慌地看到“宁让你家破人亡，不让你超生一胎”，“宁可欠子亏孙，也要让党放心”，此类大字标语刷满各大主干街道。

计生干部带着强壮的打手们，开始满地抓人了，有电视的搬电视，否则就带走猪牛，逃外地的回来一看，房子都被烧掉。他连部山东的兵，讲到老家百日无孩运动之血腥，政策主张当地妇女无论是怀孕第几胎，还是怀孕几个月，一概强迫人工流产。

医院已经没床位了，直接当街流产引产，冠县宜春路上搭满了窝棚，住满了被强行抓起来的妇女，本县做不完的流产手术，就送到周边县市。很多足月大的孩子引产下来还是活的，就活活地被掐死。

当地一位畅谈古今的老说书人，见这血流成河之状后仰面大哭，偷偷骂，“计划生育毒害亿万家庭，当年鬼子进村也没这么惨”。

因为缺乏避孕工具，有些中年妇女，为了避免怀孕，甚至还有喝水银的，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做法。



计划生育 1 项就杀害中国 4 亿人（插画作者：变态辣椒 推特号：remonwangxt）

当然田在部队，也没少看计划生育宣传片和小手册，总之，党国就说中国人均资源少，人多会吃光家底，多子女是国家包袱。

当玉兰还在一胎待产时，田就把部队和地方上的各种计生惨剧讲给了玉兰听，事实上，对计生惨剧，哪个中国人不能讲连续三天三夜？

“明建，放心，再怎么苦怎么累，我都要为你生个男孩”，田紧紧地抱住他。

但有乡亲强叔从台湾回来探亲时，发现了到处都是的计生标语，非常不解，“人多并非坏事，还能促进经济发展，你有钱了可以到美国澳洲买粮食啊。台湾人口密度是大陆四五倍，开始政府给钱来奖励生育了，

强叔介绍，“多子多福是华人传统思想，香港和新加坡人口密度是台湾十倍，台湾则是大陆的 4~5 倍，但港台政府在 60~70 年代只是广告宣传只生 2 个好，并没派一帮打手逼人堕胎。现在已经开始奖励生育了。”

原来，英属香港政府录了粤语电视宣传短片《两个就够晒数 Two is Enough》，“两个就够晒数，生女也好，生仔也好，两个已经够晒数。无谓追，无谓追，追得到，也未必好，追唔到呢生坏肚”。

台湾也在 1964 年提倡过 “一个不嫌少，两个恰恰好”，新加坡也有类似口号，还免费分发各种避孕工具，人们上班工作后，生育率很快下来了。生育权是国际基本人权之一，受计生迫害的可获得欧美国家政治庇护。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暴力堕胎国家，国家机器”合法”杀害超过 4 亿人。

(3)



中越战争在越南年年公开纪念而在中国被封口打压

1990 年初，总政治部大楼前，突然出现几十号中年老兵，一个个穿 65 式老军装，还打出了横幅，“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吃饭”，下方署名为“老山参战伤残老兵”，田正在附近执勤路过，便凑近看了老兵们的请愿信，

“我们曾在国家危急时刻大龄上战场，虽负有军功，还有手指中枪被打断，退伍后未得补助，直接回乡务农，国家现在富强了，希望我们能获得应有的补偿”，

田抬头从人群中发现一个额头上带痣的面孔，原来是越战老战友，曾经的上下铺，

“觉民，你也在这里啊，怎么了？”，

“当年退伍后，100 元安置款被县武装部贪污了，安排的工作也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国营服装厂，这些年在各个工地打些零工补贴家用。这个事我们老兵不能服气”，

“是啊，这太不公平了，我支持你们”。

但几天后，田明建从老战友里听到，总政直接出动了市公安局防暴警察，竟用电警棍狠心把他们打散了。

多年后，昔日老战友蒋超从柬埔寨旅游回来，在战友聚会上告知了真相，

“我们都被骗了，79年中越战争的真相全在柬埔寨，你知道我们上越南战场流血牺牲，中央有领导人出面公开纪念了么？”

“1个都没，你说说，是不是，军人抚恤金全被民政局还是太子党给贪了？”

“那是一方面，中越战争根本是场遗臭万年的大屠杀！1970年代，柬埔寨共产党在北京支持下上台，学文革思想搞内斗，结果屠杀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，其中包括了大量华人，太恐怖了！这事当年在联合国遭到了几乎所有国家谴责，有人到越南南部解救兵，北京就从北面出兵攻打越南首都，逼越共从柬埔寨撤出。联合国还在审判柬共前总书记，每年各国游客到金边参观万人冢博物馆，北京都没脸提这个事，柬埔寨还有人在起诉，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，这段黑历史是我们的耻辱啊！”

“但我毕竟流血过，理应获得较好的赔偿安置，怎么维权也好？”

“在中国只有把事搞大了才有人管！中国人口世界最多，党从来就是人海战术，用人来挡枪炮，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都不例外。出事了却任由战士自生自灭，大家要不断团结争取，告诉年轻人不要再做这炮灰”。



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以反人类罪被联合国法庭公开审判

田明建从越南回来后，竟爱上了蹲坟墓，看懂死亡才会真正生活。那里他可以思维自由驰骋，怀念那些最可爱的人。

有天周日竟在天主教小墓地上，遇到一个常来祭奠的澳洲人 Peter，两人年龄相似，原来他爸爸曾 1949 年长眠于此，Peter 会中文，就在北京一家法企工作。

这次他们聊得很投机，Peter 觉得这个会英文的军官很酷，还对世界其它国家有些正常认知。田当然也问及了澳洲年轻人的生活，

“田，你们中国人活得太累了，一天到晚只会工作，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华人，都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但我觉得你不一样！我们很多同龄朋友都在地球各个角落体验生活呢，美国人、欧洲人也都是这么呢！”，

“那太好了，年轻时就得多出去看看世界才好啊！可惜我们中国现在还太穷了，还多年内斗，要是我也能环游世界得多好！”

“你们中国军人的收入太低了，法国有个非常知名的外籍军团，美国也允许外国人当兵，中国人也可以去申请，你这种神枪手在那儿会收入起码翻十倍的”。

“啊，有这么好？”中国与世隔绝多年，自己饭都吃不上，新闻联播却常把别家说得很乱，自家风景世界最好，人们对于外界连基本常识都没有，一旦人外部听到真相反当谎言怀疑。

田便混进了 Peter 的周末聚会国际圈，有时还去北京福利院带孤儿，做饭菜、做游戏、朗诵诗，大家讲话都会“请”和“谢谢”不离口，问候老娘、释意抽烟也根本不存在，他很喜欢这种互相尊重的交流方式。

但军中大环境却越来越霸道，各省部长干部把子女弄进警卫 3 师，到厦门、广州、香港开公司成风，日常训练却成了副业。

1994 年某天，“田明建，明天有笔重要物资，你和指导员率连部到秦皇岛港押运，不要走漏风声，务必平安”，团里转达了师部命令，作为基层执行的军官，他无权过问事由。

但这次却遭遇差错，被市工商局和海关联联合设卡拦截下来，当场拆箱发现是一个货柜的日本富士胶卷，货物当场被扣留，田感觉大事不妙，赶紧上报。

师部来电，“田明建，你他妈连这点小事都搞砸，老子要降你的职，你赶紧带人带枪去市工商局。必要时开枪抢回”。

田奉令上门“抢”货，但下午就老实交还货物。原来，此事涉及军地冲突，被十万火急上报河北省委书记，“军队属于中央管，赶紧按军方要求放行”。

消息传开后，民间传言师长私下与人在泉州设厂，自行生产畅销的照相用的日本富士胶卷。富士公司知道后，立马上报商务部门查办，因为涉外的敏感性，这俩部门硬着头皮来查办。

此事被悄悄压下去，田虽职位没受影响，却被内部警告处理。但他感觉就似乎是流氓火拼，军、地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么？

部队经商后来还搞出了更大的事，田发现常有浙江、广东、香港富商，开着各种红色军牌进京；军人的各种变动，全得塞钱才行；而军队押运也成了金字商业招牌。军队狠起来，枪炮上阵，地方上那些警察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轰动海内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5年后爆发，赖昌星逃加拿大把将军们经商捞钱黑幕给捅出来了。

田对这个污浊的社会了解越多越清醒，别看全国12亿人，不过还是几个赵家人的江山，和千年前的岳飞命运又有多少差别？他却又无可奈何，痛苦着隐忍着。